# 县长夫人红杏出牆

.

一位三十出头，怀有理想的年轻人赢得选战，当上百里侯。他施政颇有能力，县内各方面都有高度发展，县民

对这位大家长相当肯定，赞誉有加。更令他开心的是，他的爱妻─简郁宁怀了梦寐以求的骨肉，还是两个男孩子。

郁宁是县长在大学时代认识的。她的容貌堪称人比花娇，宛如天仙下凡，当时无数男生想追她，但都被打回票。

县长经过多次追求，吃过多次闭门羹，才终于打动芳心，最后步上红毯。现今她身怀有孕，加上又是双胞胎，所以

县长对她格外恩宠。

时间来到六月，天气愈渐酷热，郁宁的身孕已经八月有馀，肚腹高高隆起，看起来像即将临产。早在郁宁确定

怀孕时起，县长就特别商请多年挚友，同时也是着名妇产科医师─曹汉民来关照爱妻。某天，汉民来到县长官邸，

正为郁宁诊断的时候，县长突然现身了。汉民惊起，正要向县长报告，县长笑说道：「曹医师，不必拘礼。继续吧！」

郁宁正想坐起，县长立刻阻止了她：「你身怀重孕，千万要注意。」趁此机会郁宁颇有深意地看了汉民一眼，暗示

他别紧张。于是汉民赶快把剩下的诊断做完，说了些无关痛痒的报告后就告辞了。县长见汉民已走，挥手示意佣人

退下。很快地，房间里便剩他与爱妻两人了。

郁宁见此，心里已经明白夫婿的意思了。自从她怀孕以后，县长对她的兴致比从前更甚。刚开始，她还以「孕

妇不宜」藉口推辞，但她渐渐发现县长更喜欢孕妇。她明白一味推辞只会惹恼丈夫，只好虚以委蛇地应付。好在她

天赋异秉，再加上汉民悉心照料，腹中的胎儿至今安然无恙。

郁宁双眼含媚，慢慢的褪下褐色针织薄外套，身上只留一袭酒红色薄纱连身裙。这裙子是她亲手精心设计的，

不像一般孕妇裙那样宽大，而是恰好裹住硕大的腹部，显得更加性感。最近胎儿发育速度越来越快，没多久就会显

得紧绷。今天她的裙子就稍稍紧些，县长看到这样，再也忍不住，一下就把妻子扑倒在床。

郁宁的双峰本就丰满，而怀了孕之后，那两团肉球更像白面团膨发般增长，被奶水涨得鼓鼓的。县长隔着薄纱

裙慢慢揉着，一下轻一下重地抓捏，郁宁忍不住哼了起来。县长把手探了进去，乳头已经微微硬挺、湿润。县长很

不满意于此，便把两边肩带往下一拉，裙子无声滑落到郁宁脚边。他张口吸吮那两粒圆润的蓓蕾，因怀孕之故，已

有些泛黑，并且膨大，就像两颗熟透的葡萄。这正激起县长高张的慾望，一下下地舔弄、轻咬着。郁宁临盆在即，

两粒葡萄早已敏感的不能碰了，哪经得起这样温柔的舔舐。果然，当县长的手伸进内裤，在两腿之间的私密地带探

索时，已是泛滥成灾。

县长二话不说拉下内裤，让郁宁跪伏在king size 双人床上，臀部俏高，露出小穴，从后方慢慢挺入。

「喔……啊……啊……嗯……啊……」郁宁睁开双眼，看着不住晃动的床垫，听着身后丈夫粗重的喘气声，心

里一紧，继而闭上双眼，努力把双腿张得更开，把屁股噘得更高，任由丈夫尽情进出。县长感到高潮将至，将郁宁

翻转过来，握住她的双乳再次进入。郁宁高高隆起的腹部顶着丈夫，增加了他的快感。县长开始用力挤压涨足了奶

水的乳房，然后开始最后冲刺。

「咿…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…」郁宁失声叫着，不久县长就感觉到嘴边有股甜，又带点腥味的液体，他知道郁

宁在高度兴奋状态下，喷出了乳汁。这奶水终于让他达到顶峰，浓稠的精液悉数倾泻而出，射入郁宁的体内，才满

足离开她的身体。

隔天早上，汉民就来看郁宁的状况了，县长正好出去办公。郁宁心虚的伸出手，只见汉民眉头越锁越紧，脸色

越来越暗。他说道：「夫人快活的时候，也要顾着孩子。不过目前没什么状况，要没事，我就告辞了。」说完便收

拾起行头。

汉民正欲起身，郁宁一把拉住他，乞声道：「汉民，别这样。我也是不得已的啊！」听到这话，汉民冷笑一声，

说道：「是吗？那我也来试试！」话刚说完，他的双手立刻粗鲁地罩上郁宁的双峰用力捏着，似乎不带丝毫怜惜。

他又说道：「怎么这会不给我迫不得已的反应啊？」郁宁听着他的嘲讽，眼眶里泪水直打转，嘴上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见她这样，汉民心里懊悔，说道：「算了，我有空再来。」拎起随身皮箱就转身向门外走去。

「不，别走！」郁宁急忙喊道。汉民并不理会，仍然笔直向前。忽然，身后传来「咚」的一声，又听郁宁喊痛，

回头发现她捧着肚子坐倒在地。汉民一个箭步冲上去扶起郁宁，情急道：「郁宁，你没事吧？」郁宁勉强说道：「

我没事。我只求你……噢……」还没说完，她撑不住又喊起了痛。

汉民心痛不已，将郁宁扶上床，说道：「你别动，也别说话，让我看看！」大致看过一遍，好在有惊无险。他

从皮箱里拿出一个药瓶，说道：「孩子没事。你吃下这两颗药，等会就不痛了。」郁宁乖乖的吃了药，不过药效显

然还没发挥。她带着撒娇的语气，对汉民说道：「痛……」汉民轻轻拂着郁宁的大肚子，安慰道：「不是说要等一

下吗？你忍一忍，我陪你，别怕！」郁宁见汉民不走了，嘴角泛出一抹微笑，恰好挤出刚蕴在眼里的几滴珠泪。汉

民见状，拭掉她的泪，笑道：「看你，又哭又笑的，真是！刚才到底怎么回事？」郁宁脸颊泛红，不好意思地说道

：「刚看你要走，我就想起身拉住你。没想到下床时，绊到自己的脚，就摔倒了，刚好压到肚子。」听到这，汉民

捉住郁宁的手，内疚说道：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我想起他昨晚……就受不了了。」郁宁想要开口，汉民伸出食指

点住她的双唇，继续说道：「你不用解释。我是医生，我都明白。你已经到了怀孕晚期，身体正是最敏感的时候，

它的反应你是无法控制的。我不怪你，只是我仍然接受不了，所以才会那么冲动。对不起。哎！都怪我没用，当初

不能留住你，才让你在这儿受他的……哎！不过你放心，为了你，为了「我们」的孩子，我不会放弃的！」郁宁紧

张说道：「汉民，你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让我先生知情。更何况，我还挺着这么大的肚子，别说逃跑，就连多走几

步，肚子都受不了。而且我就快生了……」汉民拍拍郁宁娇美的脸，说道：「好了，郁宁。不用这么紧张，你认识

我这么久，我是让你不放心的人吗？对了，这里有颗药，是藏在牙齿里的。本来想过几天再给你，不过既然说到了，

就给你吧！以备不时之需。」郁宁向来对汉民言听计从，把药放进嘴里后，问道：「这是干什么的？」汉民柔声道

：「你不用管。你只要记住，它是能帮你解脱的东西就行了。」显然汉民不想她太担心，赶紧转移话题：「好了，

郁宁。这些事就交给我操心吧！你只要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就行了，知道吗？你挺着这么大的肚子，做什么都不方

便。凡事小心为上，像刚才那样多危险啊！」郁宁听着汉民唠叨，心里很是甜蜜，娇嗔道：「知道了。喂！我穿这

件衣服你喜欢不喜欢？」汉民见郁宁这般挑逗，向下看去：一袭蓝紫色薄纱绣花连身睡裙，裙子紧紧裹着郁宁浑圆

的身躯。因为怀孕，肚脐也突了出来，映在薄薄的裙子下。汉民眼光灼热，他知道自己下身已经挺立，他用乾涩的

声音说道：「看你精神那么好，看来药效发挥了。」话音刚落，汉民扑到了郁宁的身上，除去彼此身上所有累赘，

两人交缠在床上……

两天后，汉民来到他自己经营的诊所。才刚坐定，护士就通知他县长找他见面。汉民暗自不悦，因为明天郁宁

要来诊所，现在就该准备了。但没办法，他只有硬着头皮去见县长。

来到县长官邸，县长似笑非笑地问道：「明天郁宁要到你诊所那里看诊？」汉民应了一声。

「郁宁和孩子状况还好吧？」「目前一切正常，一切包在我身上。」县长有些恼怒，不过他按捺下来，继续说

道：「好啊！我就知道郁宁交给你，一切都没问题。

「县长，您过奖了！」「曹医师，你我是老相识，客气什么？你这么用心，我日后必然感谢！没事你就告辞吧！」

汉民鞠了个躬，说声：「打扰了。」便离开官邸。

县长见汉民离开，眼神瞬间变得冷峻，心里暗想：「让你们奸夫淫妇共赴黄泉吧！」心念一转，冷笑道：「哼

哼！好你个浑帐东西。我当你是好友，让你进家门，居然早就背地搞上我老婆。这女人也真贱，竟然甘心给我戴绿

帽。要不是底下人向我报告，我还真成了乌龟儿子王八蛋哩！汉民，我真谢谢你给我这个大好机会，不然我还不知

道该怎样教训你们两个。就选明天吧！省得拖太久，还让你们得便宜呢！」想到此节，县长不禁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

汉民回到诊所，开始着手准备明天要用的材料。他知道郁宁腹中怀有双胞胎，在家又天天进补，营养过剩，胎

儿长得有些过大，生产时会很辛苦。所以他决定现在开始一种新疗法，帮她锻链产道，扩充骨盆以减轻痛苦。这种

疗法他从未试过，不知道效果如何，也不知是否会带来其他后遗症。但汉民知道，如果不趁现在试试，到时郁宁生

产的时候还是会有危险，他也相信自己的医术可以应付突发状况。

翌日，汉民大清早就到了诊所。他特别推掉其他病人，排出这空档，护士也用一个理由叫她别来了。汉民知道

郁宁想早点见他，果然郁宁已经早早在等了。

汉民把郁宁扶到诊察台上，说道：「你怎不多睡会儿？等我来了再起也不迟啊！」郁宁娇嗔道：「我知道你今

天会提早到，特地等你嘛！」「哦！这样啊…早说嘛，原来你是铁笔神算啊…很好！」郁宁「噗嗤」一笑，说道：

「其实我是肚子难过，腰沉沉的。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孩子也不老实，总在肚子里踢我，一晚睡也睡不安稳，索性早

起等你罗！」汉民听完，轻轻覆上郁宁浑圆的肚子，边抚摸边说道：「马上就九个月了。孩子正是长得最快的时候，

而且又是双胞胎，你身体的负担很大。今天如此难受可能是身体的一个自我调整，突破你之前承受程度，过几天就

会好的，别放在心上。」郁宁撇撇嘴，说道：「是啊！肚子一天天长，长到这么大，我都怕它会破掉。」「傻瓜，

当然不会啦！」汉民轻敲一下郁宁的头，说道：「不过，你分娩时肯定比一般孕妇要多受点罪。所以今天我就要开

始帮你锻链，等你正式生产，就会好多了！」郁宁一脸不信，说道：「肚子这么大，生的时候一定痛死了，怎么会

好？难道你还能把我的…」说到此处，她的俏脸羞得通红，不好意思再说下去，躲进了汉民怀中。

汉民抚着郁宁的脸蛋说道：「你猜对了！这是新方法，用药粉撒进阴道，受刺激后，阴道和骨盆都会渐渐扩张，

这时你得用力，尽量收紧阴道，憋一会气再放松。如此做上几回，你的阴道就变得很有韧性，生孩子时就轻松了，

明白吗？」郁宁害羞地点点头，汉民又柔声道：「郁宁，这可是医生所说的话。要记住喔！Let 』s start now ！」

汉民慢慢地让郁宁躺下来，掀起苹果绿连身裙，褪去内裤，将她双腿弓起并且叉开，放在支撑架上。隆起的肚子把

裙子撑得老高，看到郁宁如此撩人的模样，汉民下身有了反应，但他立刻集中心神，从药柜拿出一根透明细管和一

个小药瓶。汉民把细管放在郁宁的玉穴口，透过上面小洞，缓缓把药粉撒入细管，然后慢慢吹气，把粉末一点点吹

入阴道。

一开头郁宁的玉穴紧闭，也很乾涩，药粉大多飘了出来。汉民了解他必须让阴道湿润，才能让药粉发挥作用。

于是他放下管子，双手游移到郁宁的肿胀的双乳，轻轻抓捏，舌头灵巧地裹住右侧的黑葡萄开始吸吮，才三两下功

夫，就让郁宁娇吟起来。他伸手再探向桃花源，果然洞口大开，蜜汁泛滥。

汉民下身已是暗潮汹涌，不过正事优先，继续吹着药粉。药力开始作用，丝丝痒痒的感觉在郁宁脑海挥之不去。

她辛苦地忍耐着，渐渐有些不支，口中哼哼起来，蜜汁也汩汩的流个不停，却还得不到满足，不由得锁紧眉头。看

郁宁辛苦的样子，汉民狠下心继续吹，终于到最后一管，郁宁已经忍不住喊出了声：「啊……啊……喔……嗯……

啊……」「怎样了，郁宁？」汉民停下手，关心问道。

「好涨…」「哪里？」「我的胸…奶…快涨死了…」郁宁声音越说越小，羞得她自己都快听不见了。

「哦？这样啊…」汉民思索半晌，说道：「嗯！可能是药力让阴道渐松，身体以为是临产的迹象，便有相对的

反应，自然就泌乳了。再说药力很强，你才会这样觉得。等一下把这管吹完，药力过去就OK了。别担心，只剩最后

一点了，乖！」「好吧……那你动作快点……」汉民很快地就把药粉全送入了郁宁的阴道内，横流的蜜汁也很快把

药粉全部化开。汉民说道：「药粉化得很快，药力一会就将到达到极致，到时可能比较难受。你记住，要收紧才能

达到锻链目的。这种药虽是帮你扩张骨盆，打开产道，并不足以使你早产；但你要是不收紧，子宫口会变得越来越

松，迟早还是会导致早产，了解吗？」郁宁点点头，但表情仍然痛苦，她抓住汉民的手不放，颤声道：「收紧……

倒还好……可是我……我的…奶…真的……快把我……涨死了…」汉民拉起撑在腹部上方的裙子一看，果然双峰比

平日爆得更大，褐色乳晕旁有丝丝经脉爆出，两粒硕大的黑葡萄也如珍珠般挺立着，尖端已有点点的乳汁渗出。汉

民暗想：「看来真是涨得不轻。」如此血脉喷张的画面令他下身迅速勃起，他带着着怜惜而挑逗的口吻说道：「那

只有我帮帮你了…」说完就覆上她。

汉民贪婪地吸住饱满的乳头，口中立刻涌入一丝又腥又甜的味道，他迫不及待进入了她。郁宁刻意收紧的阴道

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快感，没多久就泄了。汉民有些懊丧，郁宁明白他的感受，便转移他的注意力，娇嗔道：「我

的奶我们孩子都还没喝呢！倒让你先占了先！」汉民刚要回话，忽听见身后一声大喝：「你们这对狗男女！」这声

大喝犹如晴天霹雳，震得二人当下肝胆俱裂！原来县长青筋暴露，带了几个彪形大汉站在诊察室门口。

「贱人！原本家中下人告诉我时，我还半信半疑，没料到竟是真的！你们胆敢在我眼下做出这种事！来人，把

这男人拖到外头宰了！」汉民这时反而不感害怕，只对郁宁说句：「记住我前几天跟你说过的话！」便被拖了出去。

不一会，一名状汉进来说道：「已经解决了。」「哈…哈哈……好！直接扔到乱葬岗去吧！所有人闪开！」县

长说道。接着，他回过脸正对郁宁。她经历这乍然而来的变故，本已呆若木鸡，可是当「已经解决了」五个字传来，

她惊醒了，发出椎心刺骨的哭喊：「汉民………」这声哭喊让县长怒火中烧，他一把揪住郁宁的头发，把她从台上

拖到地上，冲着郁宁的大肚子，抬脚就踢，口中念念有辞：「贱人，居然怀的是小杂种！我踢死你！我叫你怀！我

踢死你！」县长越说越气，脚上越来越大力，似乎真要把郁宁踢死。

郁宁本已即将临盆，哪受得住如此勐踢。县长一脚过来，她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哀嚎，腹内顿时翻山倒海，剧痛

难忍。她身体虽痛，心中更痛，身心俱痛使她逐渐麻痹，她不再喊叫，任由县长踢打。她只想着：「如果能这样死

去，倒也一了百了，我也能去找汉民了，只可惜孩子来不及看一眼这世间百态。」县长没踢多久就累了，郁宁一副

麻木的模样让他索然无味。他停下脚，开始扯去郁宁的衣服。衣服碎片如同雪花般四散，不一会儿，郁宁便全身赤

裸了。县长拿出预藏的尼龙绳，拉起郁宁，将她双手反背到身后，开始五花大绑。接着，她把郁宁推向墙角，说道

：「贱人！现在我就看你生，看你能憋多久？哼！哼哼！」郁宁这时感到腹部疼痛难耐，她觉得肚子正渐渐下坠。

但身为一个母亲，她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县长杀掉。她清楚现在自己和孩子死罪难逃，纵然不死，活罪也

免不了。郁宁决定乾脆痛死算了，这样还能把孩子保护在肚子里，然后一起共赴黄泉找汉民，再不分离。不过，想

是很简单，做起来却是万般痛苦。她忍不住痛苦地喊出了声，眼泪刷刷地往下掉。但谁也怪不了，是她自己一步步

走到了这局面。

县长见郁宁如此痛苦，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欢快感。他捏着郁宁的脸，狠狠说道：「你好好的县长夫人不做，

自作自受。不过你以为你憋得住吗？」说完，便强行把郁宁双腿分得更开，再将她以半蹲姿势重新捆绑起来。

若说快感会成为一种折磨，此刻郁宁正身处巨大的折磨中。县长轻微触碰，竟让她有一丝丝说不出的快感。「

难道我真是淫贱的女人吗？怎么会……还有舒服的感觉？我不要，我不要这样啊！」县长似乎察觉到郁宁的痛苦，

手上更加轻柔折磨着她。

腹部疼痛持续着，胎儿开始向下坠，郁宁竭力忍住，却逐渐支撑不住，心力、体力双重交瘁，意识也渐渐模煳，

她微微睁开眼，什么也看不清。

「我就快死了吧！呵！太好了……我终于可以解脱了……」「解脱……」「解脱？」郁宁突然想起汉民跟她说

过类似的话。「是什么，到底是什么呢？」她努力回想，终于她想到了，「记住，这是能让你解脱的东西。」「对

啊！就藏在牙齿里，我居然忘了？！」想到这儿，郁宁全身都轻松起来。「汉民，我来了。这样也好，就让我们一

家团圆，让孩子看看地下的世界吧！到那里，我会好好保护他们的。」于是，郁宁慢慢抬起头。县长看她嘴角含笑，

心中一凛。又看到嘴角慢慢流下暗红色的血，大惊之下，伸手探她鼻息，已全然没有了。

「死了？竟然死了？」县长有点难以置信，这只是短短一瞬间，之前他还正爽着，现在却对着一具尸体。县长

又伸手探了鼻息，「她还真死了……」确定这一点，他索然坐了下来。

「罢！罢！人死债清。」县长想着，大喝道；「来人啊！」原本在外的大汉们走了进来。

「你们把她包好，处里掉吧！」县长吩咐道。

「是！」几个大汉拉过薄毯，把郁宁包进去，连同另一个大布袋，抬到偏僻的乱葬岗。到了目的地，一伙人拿

出圆锹、铁铲，挖了个约一米深的大坑……他们把布袋和薄毯推进坑里，掩土埋好……完事后，又收拾好东西，头

也不回地走人了……

【完】